



◎ 《不同的音调：自闭症的故事》

1910年，瑞士一名精神病学家首次描述了自闭症患者的某些思维模式，至今，对这一病症的关注与研究已经走过了百年。

这是一部关于自闭症患者的非虚构作品，其中有着丰富的骨肉细节：父母与医生的回忆录、尘封已久的学术论文或纪录片、剪报、存档文件以及200多位自闭症患者、父母的采访记录。除了自闭症当事人的故事，书中还采纳了大量研究者、医生、社工以及教育工作者等人员的专业意见。历时5年的采访与探访让我们看到自闭症背后的挣扎，以及挣扎之后可能获得的希望。



作者：(美)约翰·唐文
译者：高天放
版本：后浪
时间：2019年4月
出版社：四川人民出版社
凯伦·祖克

◎ 《舞蹈与舞者》

对诗歌读者来说，裘小龙的名字往往和T.S.艾略特、叶芝等人联系在一起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由他翻译的《四个四重奏》《当你老了》《丽达与天鹅》等名篇被广泛阅读，对国内诗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。1978年，他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，师从著名诗人、翻译家卞之琳先生，主修英美文学。从那时起，他被卞之琳要求试写诗歌，由此写诗的习惯延续了四十年。1988年后，他因故定居美国，环境改变了，写诗的习惯没变，他开始用第二语言英语创作诗歌，屡获奖项。

这本《舞蹈与舞者》收录了不少原创诗，也收录了裘小龙翻译的艾略特、叶芝、庞德、狄兰·托马斯等人的诗。



作者：裘小龙
译者：裘小龙
版本：漓江出版社
时间：2019年4月

◎ 《探路之役：1978—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》

改革开放所创造的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令世界瞩目，不过“中国奇迹”并不完全等同于“中国模式”。前者只在事实层面进行阐释。经济增长之所以是奇迹，原因之一是在20世纪后期大批社会主义经济转型浪潮下，放眼望去，只有中国最成功。秩序相对稳定，并在此条件之下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经济制度的过渡，这曾一度令世界学术界陷入解释困境。

萧冬连作为一个历史学者，从史料中回顾1978—1992年的经济改革，以一种全景式的方式试图呈现前因后果。他虽不像经济学家那样关注何种经济制度更能带来经济增长，但也给出了一个关键判断，即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绝不是一个意外的结果，也不是提前设计的结果。他认为奇迹离不开当年“随机行走”和有限理性兼备的开放探索方案。



作者：萧冬连
版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时间：2019年3月

《太阳风》： 折射在诗里的内心明月

文|李犁

李孟伦的诗歌是有氧的，读他的诗你会有一种被沐浴了的感觉，会情不自禁深呼一口气，然后慢慢地吐纳。一股松风与蕉雨的清新滤去了身心里的污垢，变得身轻气爽，心透神明。这是海洋之子写的浪花之诗，像浪花一样纯净、灿烂、湿润，而且一朵一朵的。如果找一个关键词来对应孟伦的诗，那就是皎洁。像月光一样清澈透明，也像月光一样柔软温润，而不是像正午的阳光那样刺眼，并暴烈地抽打在沙滩上。一切都是悄然地、轻轻的，像扩散的负离子，让四周也让读者的心灵充盈并荡漾着清新鲜活的气息。

这气息就是孟伦诗歌的味道。他不仅写了大海和海边的朝露星雨，他内心的明月还折射在诗里，濡染在万物上。我们随手拿孟伦的一首《陵水，多水之地》为例：

黎明躺在吊罗山上
还未睁开眼睛
五月羞涩的风还枕着清流
黄莺以山谷水流的声音把我唤醒
……

真鲜啊！鲜的是自然，也是心情。是清纯的自然新鲜了诗人的心情，还是诗人的好心情感染了大自然？其实是自然与人的一种共谐共振纯化了这首诗，让我们在千里之外身心被洗涤被烘热，让我忘记了窗外还残留着寒意和雾霾，仿佛有一抹嫩黄从心灵上抽芽，周身有了葱茏的感觉。孟伦的这些绿色之诗不仅纯化着精神，也对人的身体有激活的作用。

从审美品格上来说，孟伦的诗就是前面说的皎洁，滋味上就是鲜，感觉上就是干净透明、单纯简捷。用一个字来概括，就是：清。这是我认为的孟伦诗歌的第一个特质。

孟伦诗歌的第二个特质，也用一个

字来形容，就是：轻。从内容和暗示性上来说，孟伦的诗并不轻。这样的认知只是感觉上的，是一种心理反应。准确点说，就是审美类型。他的诗属于轻音乐，小夜曲，不是摇滚，更不是交响乐。诗歌在他这里就是触景立马生情，有感立刻显形于文字。譬如《翻开松风蕉雨》：

翻开松风蕉雨
仰望长空
遥望远方，我的姑娘
一只云端上可爱的羔羊
夕阳里看不到朝菌
冬夜里听不到寒蝉
生命，如潮水
在拐弯处
盛开成一朵莲花

诗简练，不复杂，就是诗人的目光与松风蕉雨刮碰后，心的镜子呈现出上面这些图景。读者读了，情感掉进了他制造的情境里，慢慢地摇荡着，并浮想联翩。其实，越是轻的东西，越有力量，而且不着痕迹，类似剑术中的“无剑胜有剑”。

当然要达到这样的境界，孟伦还需修炼，现在他只是本能地应和上了这样的节拍，要想抵达随意一挥手，就气象万千，不滞于物的境地，路漫漫也。

孟伦诗歌的第三个特质就是爱与暖。爱是核心，是诗歌生成的能量。而暖则是爱的具象化和感应方式，是爱传导出来的热量和外颜。孟伦的诗里都是爱，而且满满地，随时准备外溢。所以看似外观的景物激发了他的情感，其实是他内心的爱太多，借助景物来泄洪。看他的这首《在恼人的秋风里》：

背后是绵延不断的高山
面前是波澜壮阔的大海
我就坐在老子的天空下



作者：李孟伦
版本：南方出版社

守望有一泓秋水的村子
看看篱笆下长出的菊花
随着一声声鸟鸣
将花香带出幽谷
在恼人的秋风里
日久了，我渐渐已记不清
我是篱笆是菊花还是秋水

虽然题目有恼人的字样，但心情却很平静，也很心怡。所谓的“恼人”，不过是秋风一次次带走了也加深了诗人的浮想。他在思考，在形而上。菊花、秋水都是中国文化中典型的既实又虚的意象，象征着精神的高地，暗示了孟伦思想里追求超然释然美然的状态。这也是一种爱，一种超凡脱俗不染尘的爱，天人合一的无缝对接的爱。

再以《有一瓣阳光在蛙声里》的最后一段为例：

夜深了，我徜徉在夕阳隐居的地方
去年的燕子还在老家屋檐下徘徊
秋已随一枚飘落的枫叶悄悄来临
了
母亲还能在每年更改的灶里生火
么
……

与前一首相比，这首诗是从天上回到人间。而且在孟伦的诗里，每每提到母亲，感情就更加沉实。我选择这两首不热烈不激滟的诗来举例，旨在说明孟伦在爱中揉进了理性。理性让爱有了依靠，让诗有了重量和不迷航。园

在食物的秘境中穿行

文|汪凌

看到《鱼翅和花椒》，立时就起了兴味，因为让我想起早几年看美国人何伟“中国三部曲”，其中的《江城》就是写四川重庆涪陵，外国人如果较深入地进入某地域，往往会有许多饶有趣味和让人思索的视角。扶霞从川菜进入中国饮食文化和社会世相百态，烟火气浓郁，是我感兴趣的读物。

书从“中国人啥都吃”的序言开篇，这个题目和内容有点猝不及防，但又很真实。从扶霞的角度，“我们吃的东西，代表了我们做人和自我认知非常核心的一部分”，所以，开篇首先确认身份。她是“礼貌”的英国人，剑桥大学毕业，父母是牛津大学老师，培养了她文雅的英式餐桌礼仪，基督教文化影响着她对待生命的态度。序言像楔子，随后正文开张，揣着这个身份，扶霞来到中国，从懵懂到自觉，探索中国味道。扶霞在书末“后记”中做结，以一种让普通人不适的方式——吃掉一只混在蔬菜里的菜虫——跨界，完成对自我身份的重新界定。她提供了一个渠道或机会，让生活其中的我们也有可能稍稍出离并回顾一下自己的饮食之

“道”，由此尝试建立或自觉我们自己的身份，这是书中形而上的部分，也是很有意思的地方。

当然，扶霞并不学究，她幽默，这幽默也出没于文字当中，常常令人捧腹，一些章节几乎能当成长篇段子读。从四川大学留学生涯开始，她逐步扩张美食探险的半径，渐渐占据成都，进而探入中国其他省份，几大菜系被她玩了个遍，还兼带稀奇古怪的边边角角。开放的个性帮助她沉浸其中，突围藩篱，接纳百川。她像食物猎人，穿行在通衢都会、小巷阡陌，遇见食物，记录新的味蕾感受和制作过程，又环顾周遭，于是，几乎每个食物背后都出现了一位个性鲜明的厨师，后厨犹如小社会，扶霞在其中驻足、探寻、学艺，时而悠游如鱼得水，时而上岸旁观省察，带出食物之外社会、经济、文化、地域、民生的斑斓世相。食物铺排在这个背景色上，一碗担担面、一包卤鸡爪、一桌畜禽杂碎火锅、一盘响糊鳝鱼、一道葱烧海参、一盆卤煮火腿、一罐焖鱼翅……展现出鲜活淋漓的人类学面貌。

写作中，扶霞保持着记者兼学者的警觉与清醒。她的美食触角并不止于



作者：[英]扶霞·邓洛普
译者：何雨珈
版本：上海译文出版社

大中城市，还常常伸向乡村，在四川，她被花椒野性、芬芳、奇异的香味迷住了，终于有机会去最地道川椒的原产地、川西北汉源县清溪镇——一个贫穷偏僻的小山区探访一番。

书中还有许多有意思的地方，就像一个开放场域，读者在阅读中，可以根据自身阅历去扩展、深入和丰富。所以，美食也是扶霞的隐喻，她观察中国食物和饮食习惯，专注描摹日常细节，并顺藤摸瓜，以此为线索观察中国文化、历史和社会变化。她貌似写了一部中国美食书，实际上中国社会特定时期的一些大事件都出现在背景中。重要的是，扶霞没有全然置身事外，她在门槛内外穿梭，并借此重新梳理了自己对世界万物的认知、判断、立场和态度，也给我们局内人留下一些值得玩味的东西。园